

A 1068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I X

譯簫伯吳・著涅 海

617

海的羅波

目次

亨利·海涅——英 E. A. Bowring 作	1
哈茲山旅行記	二
波羅的海	
第一部	五
第二部	九
奴隸船	一五
短詩	
西西利亞的織工	一六
路易皇帝讚歌	一七
近衛兵	一八
消息	一八

夜思

追記

一三

一七

亨利·海涅

英 E. A. Bowring 作

.....

海烈（或亨利）海涅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於杜塞爾多夫，鮑爾克斯它拉斯的；但是，很奇怪，他底確切的生日，就是直到最近他底傳記作者也還不知道，他們根據他自己說的話，認為是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因為他曾自誇想使自已作『十九世紀第一人』。不過，他死前數年在回答一個朋友關於這問題的特意詢問時，他說他確是前一個時日生的，至於他底傳記作者所常用的一八〇〇年那個日子，則是在普魯士侵入時，他底家庭爲了使他免除爲普王服役而故意弄錯的。

論家世他是猶太人，他底父母都是屬於猶太教的。他是四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他底兩個兄弟都還（或者不久以前還）活着，一個在俄羅斯做醫生，另一個在奧地利當軍官。著名的漢堡銀行家，所羅蒙·海涅（他底財富只有他的仁慈可以與之相等）是他的叔父。雖然他父親底境況並不是很富裕的。還完全是小孩子的時

候，他就喜歡讀唐·吉訶德了，常常爲了那勇敢騎士的英雄主義所遭受的災難而氣得哭起來。在什麼地方，他談到他底童年時說：『蘋果醬饅頭是那時我的嗜好。現在則是愛情、真理、自由、和蟹羹了。』他在他本鄉市鎮的天主教修道院裏受了他早期的教育，那時那里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一個學生淹死了，這個意外，他在他〔Romanero〕（詩集）裏的一首詩中記了下來。他提到在修道院裏那時時在他眼前的一大尊木基督像底沉鬱的臉對他所發生的影響。就是在那樣的早年那所謂『他底奇異的感覺，無限諷刺的精神』底萌芽已經在自己發展着了。他小時，拿破崙皇帝到杜塞爾多夫的一次訪問很奇妙的影響了他，同時對他底性格與寫作上令人常常注意到的那種帝國主義傾向之造成也有極大關係。隨後他被安置在杜塞爾多夫大學預科。一八一六年被送到漢堡學商業，預備從事貿易。一八一九年他搬到波昂大學去，那是前一年纔建立的，在那里他有機會跟奧古斯篤·希勒格學習。但是，在這里他彷彿只留了八個月，隨後就到格丁根大學去了；在那里，照他所告訴我們的，入學不久就被迫令休學了。隨後他卜居柏林，在偉大的黑格爾指導之下從事哲學研究；黑格爾底影響，加了斯賓諾莎底著作，無疑地對海涅心靈底發展起着很大的

作用，並決定了他未來的生涯。從這時起我們不再聽到他改行爲商了；並且他定居柏林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就是那瀰漫在海涅作品裏對萬事淡漠的和無畏的精神旺盛的時候。在這個時期他底朋友可以提到的，除了黑格爾、斯賓諾莎、V·房·恩斯和他知名的妻拉琪兒而外，還有語言學家波蒲、和格雷布，他們著作底瑰奇是只有和他們生命底奇僻相伴的。

海涅第一個詩集，題做『Gedichte』或「詩」，是一八二二年出版的，那些詩用『年輕的悵鬱』的題目，現在做了他『歌集』底開篇。儘管他後來的作品獲得了非常的成功，他這第一次出版的書卻是受到了冷遇的。那裏邊有些詩是遠在一八一七年寫的●，原作發表在漢堡期刊『Der wacher』或『守護者』上。被這種結果觸怒了，他於一八二三年離開了柏林回到格丁根去，在那裏他研究法律，在一八二五年得了博士學位。同年他在靠近那地方的，海里根斯塔特，路德教堂受了洗禮。後來

○ 這詩集裏最好的一首詩，「近衛兵」，整個充滿了法國十八世紀詩人得·貝龍熱底精神，是一八一五年寫的，那時海涅還不到十六歲，還在貝龍熱寫他底類似的詩「古老的旗幟」、「老僕」等之前呢。

他談諧地說，他這樣做是想阻止，M·得·洛特柴爾德①不要待他太親暱了。實在，從他所有作品底旨趣說，他那種有名無實的宗教信仰對他一生的影響是很小的。關於這個問題在一八五二年他寫道：『我底祖先是屬於猶太教的，但是對這種家世我從沒感到驕傲；我也從沒看重我底路德教的身分，雖然我相信福音信條和柏林我底敵人中間那些大教徒們——他們常常罵我缺乏宗教——是一樣的。但只做一個清白的人我卻感覺是屈辱。——黑格爾的哲學引導我相信我是神呢。那時對我的神力是多麼感到驕傲啊！我是有着怎樣的一種莊嚴的意念啊！啊！那迷人的時光早已逝去了，想起它我是不能不有所感傷的，現在我正伸直地仰面躺着，而我的病痛正在醞釀着可怕的進展。』

這個時期以前，當他還住在柏林的時候，海涅出版了（在一八二三年）他僅有的兩個劇本，Almanzor 和 Ratcliff，那是無論上演和印刷都同樣不成功的，自然在他所有的作品裏價值也最小。兩個劇本中間也夾印了一個詩集叫做『抒情的插

① M. de Rothschild（一五四三——一八二二）猶太人。倫敦銀行家，世界金融

資本家。有五個兒子，都是金融資本家。

曲」，在那時候也沒引起大的注意。可是，一八二七年，他在漢堡重新出版了這個集子，和他底『年輕的悵鬱』一起，總名叫『歌集』。比起他底詩初發表時所受的冷淡來，這次它們激起了猛烈的歡迎。它們被各方面熱切的讀着，特別在各個大學裏，它們給學生的心靈的影響是極大的。一八五二年，這部作品出到了十版。

海涅第二部大著，他底『Reisebilder』或『旅行的圖畫』，一部分是詩，一部分是散文，是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三一年在漢堡斷斷續續發表的；並且，如書名所暗示的，是他在各國旅行的描寫，特別是英國和義大利。這『旅行的圖畫』底詩的一部分，在這個集子裏都譯出來了，分成了三部，——『回家』，『哈茲山旅行記』和『波羅的海』，是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六年間寫的。這部作品又遇到了差不多是空前的成功；從它和『歌集』底出版之日起，可以算是德國文學一個新紀元底開始。這些卓越的詩篇赤裸裸的顯示了海涅整個的天性。顯著的新奇，想像的豐富，尤其是作法的美麗和感覺的奇妙，幾乎每一首詩都賦有着這種特點，和遍佈在它們裏邊的那種未之前聞的濃厚辛辣的諷刺對比起來便更加顯著，——那種諷刺是不放過任何一人，不放過任何東西的，就是最神聖的事物也免除不了詩人底嘲弄的譏諷。海涅

底這種特點是與年俱增的。他生活中隨後的幾年，有着長期不斷的煩惱，因為是身體上的痛苦，還有情可原，若是爲別的在一個大詩人底創作說就不可宥恕了。因爲缺乏宗教與政治的信仰，不成問題地海涅底作品裏有着顯而易見的矯揉造做，但它們透露了感情的真實痛苦是無庸懷疑的。從每一頁上追跡着他所感到的惡意的快樂，可以激起讀者底同情和讚美的最高點；而隨後用幾個字，——也許用最後一行或長詩底最後一節——他又粗暴地侮辱他們（譯者——註），將他們擲到地下。對海涅這種得意的娛樂沒有更好的遊戲詩可作，除了用約翰生博士那有名的兩節：

『老隱士在多苔的小屋，

虛度着他蒼老的晚年，

感動你淒涼的心胸，並告訴

那里是幸福，和路在那邊？』

這樣我說着，一壁常常嘆氣，

很不容易抑止兩眼淚流，

那可敬的哲人卻答道：

『來吧，我底孩子，請喝一點啤酒。』

海涅心靈底豐饒，已經說得很多，那是只有他精神底冷淡與之相當的；真實的熱情和不可抑制的諷刺愛好混淆着！『他底高尚的美術愛好使他甚至犧牲了基督教去崇拜希臘底神和女神。』總之，從來很少兼備的性格，在他一個身上兼備了；羸弱苦痛的身上，兩種很清楚的相反的天性，勢均力敵地結合了起來。也許曾經施之於他的最好的名字是『詩底凱撒』吧。

一八五〇年的法國革命決定了海涅未來的生活。在漢堡和慕尼黑住過之後，那時他又住在柏林了。他變成了政論家和新聞作家。他底論貴族一文是那時寫的。不久（一八三一年五月）他移住巴黎，在那里，除了到他底故鄉做過一兩次短期的訪問，一直住到死。事實雖未經確切敘述，但無疑地他是接受了普魯士當局明白的暗示才離開那個國家的。從那時起，法蘭西成了他底第二故鄉，而他自己從此以後也就比起德國人來更像法國人了。德國人真的會常常罵他輕薄無聊和法蘭西化，他也曾慣常被叫做德國底服爾德；但他們描寫他最確切的，是說他是『服爾德後最善談諧的法蘭西人。』他寫法文和德文一樣地流麗；在巴黎『兩世界雜誌』和『當代圖書』

館」發表的他底各種作品的翻譯，或單行本，都是或者他自己寫的，或者他私人的朋友在他直接監督之下譯的。

他有些比較重要的散文作品是他僑居巴黎不久之後寫的。一八三一年他替「奧斯堡新聞」寫了一套關於法國的論文，後來都集起來在法、德兩國出版了。一八三三年他著名的現代德國文學史問世了，後來用「浪漫派」的書名重印過，而在法國就用「德意志」的書名。這可以看作他最值得注意的散文作品，也是最能表現他所獨具的特點的。下邊的生動描寫是出自一個優秀的法國批評家手筆的：『依照M·海涅說，從萊辛到康德整個德國底知識運動是一個反自然神論的生死鬭爭。這一個鬭爭他很熱情地描寫了，也可以說他親身領導了它。他列開他底隊伍應戰。他發出信號，他命令泰坦神出去反抗上天，——康德，費希特，黑格爾，所有那些可怕的精靈，他們每一種思想都是一個勝利，他們每一個定理都是一度世界開闢論的顛覆。圍繞着他們，前前後後，集合着一羣作家，神學家和詩人，羅曼斯作者和博學之士。若是有一個戰士中途停止了，像席勒，作者就用猛烈的攻擊壓倒他。若是一個胆小的，詩的夢想家團體，像提克，諾發利斯，白蘭坦克，和阿爾尼姆，想把狂

熱的德國帶回到中世紀趣味去，他就衝向他們把他們驅散，恰像「歌集」[*Chansons*]裏的覆滅樂園底天使一樣。哲學的鬭爭過去以後，他用一種不馴的謔語預言他底結果……他把康德比作一七九三年殘忍的獨裁者，並宣佈汎神論底福音。他底德意志知識史全部都是虛妄的，只能認為是——啊，太獨斷了！我們這時代某一個時期底既是神祕又是肉慾的熱病的說明。『這書在德意志引起了完全憤激的狂潮。』被門策爾和虔誠的教徒們痛斥為現代巴比倫底間諜，被嚴峻的條頓狂者咒罵為巴黎收買的代表。海涅也沒被民主派少懷疑！他們責難他為叛逆。這事的結果是官方的迫害。』

他下一部作品——他底「沙龍」底出版，包含了一組有趣的小品文，等等，是一八三四年在漢堡開始寫，而第四卷和末卷到一八四〇年才出現的。一八三九年出版的一篇關於莎士比亞底女人的長論文，和一八四〇年對他那時剛剛死了的老朋友——共和詩人鮑倫，加以強烈攻擊的文章——是一篇充滿了才智的作品——對於他底名譽有很大的損失。他剩餘的偉大散文，題做「*Utesia*」，或巴黎，含有一集論法國政治、藝術、和風俗的有價值的論文，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四年間作為「奧斯

「堡新聞」底通信寫的。還有他其他的散文作品必須列舉的，書名「懺悔錄」、「浮士德博士」和「亡命的神們」，都是他死前幾年寫的。

「旅行底圖畫」出版之後，海涅下一部詩作是那綺麗的阿泰·特洛爾 (Atta troll)，那出現在一八四一年。是用單純的長短律——像他自己所說的，四腳莊嚴的長短律——寫的。這詩曾被描寫爲德國亞里奧斯多底作品，用完美的對比將悅樂風趣、諷刺和想像結合在一起。從阿泰·特洛爾——披里尼斯山底舞熊底有教訓意義的歷史，可以學到很多人生的智慧。獵人精靈中 Herodias 底幻象也是不能忽視的。

海涅底結婚彷彿是在這個時期舉行的。他底妻，在他底詩裏常常用深情的話提到的，名叫瑪再爾德，是一個法國女人，羅馬天主教徒。他們底結婚是依照天主教堂的儀式舉行的。他極愛海涅夫人，雖然，他看起來非常猜忌她，據記載，有一次，他妙想天開的以爲她逃跑了。聽到了她心愛的鸚鵡「可可黛」底聲音才又安了心，那聲音對他說，不帶「可可黛」一塊她是永遠不會走的。不管他一切作品裏怎

○ 赫洛迪阿斯。聖經：赫洛德·安提帕斯 Herod Antipas 之妻，伊致耶穌先驅者約翰於死地。

樣充滿了心靈底凄苦，很清楚的他是有着深摯的天賦的愛情的。他母親甦生了他；雖然他生命底最後二十五年幾乎是完全和她分離的，他卻常常用孝敬的語言把她底名字引進他底作品裏。一八四三年冬，他最後一次訪問德意志彷彿就是特意爲去漢堡——她住在那里，省視她的。他底朋友以爲「丹姆托爾（漢堡底一個門）的老婦」——那是他常常提到的——是一個神話，其實那不是別人，是他底母親。沒有比在那首叫做「夜思」的美麗的小詩裏他說到她和他妻的那種體裁再富有魔力的了。

一八四四年他用「新詩」的書名出版了一冊新的詩集，把德意志，一個冬天的童話加在它後邊作爲附錄。這些作品的前一部分，被他後來編入了他底「歌集」，「新春」也是這同一部作品底一部分。「德意志」是他最堪注意的作品之一，包括剛剛論到的他前一年冬天去漢堡旅行省視他母親的報告。他底作品中沒有比這更徹頭徹尾地充滿着諷刺精神的了。他旅行底每一階段，從普魯士邊境開始起到漢堡終結止，都給他以顯示他底智慧和諷刺的嘲弄底機會。那詩裏有很多節可以看出來是被檢查官刪去了的。最有趣的部分或者要算作者和著名的紅鬍鬚大帝——在基甫屋山

○ 指德帝腓力而言。傳說他死後藏基甫屋山洞（Cavern of Kyffhase）中三百年，遇

洞冒險的插曲（沒有忘記他們關於斷頭台的小小談話），和與韓蒙尼亞●女神在漢堡邂逅相遇，並後來與她作心心相印的談話。後一個場面底那種奢麗（不能不說有點粗糙）很比得上拉柏雷●，雖然詩人經心地告訴我們他是想摹倣亞里斯朵芬的。

●對普魯士國王的諫諍——以此結束了那詩——也不應輕輕放過。

一八四八年，在一八四七年預感的徵候過去之後，那嚴重的病痛把海涅底身體毀壞了，起初是以一種逐漸加劇的形式攻擊他的。開始是左眼瞼麻痺，不久擴展到兩隻眼，最後終於兩腿麻痺萎縮了。他最後一次離開家是在一八四八年五月。有八年悠長的歲月他被幽禁在他底睡椅上，用他自己的說法在『死沒有死的休息，沒有死人底好處——他們沒有花錢的需要，不必寫信或著書』那樣一種情況裏。但是不管他身體的病痛怎樣，他鏗鏘的精神彷彿是從不會離開他的，他對嘲弄的愛好反而

國家有事，仍顯現靈威。

① Hammonia。漢堡守護女神。

② Rabelais（一四九〇——一五五三）法國諷刺家兼幽默家。

③ Aristophanes（紀元前四四八？——三八〇）希臘喜劇詩人。

增加了，並且社會上一般人——他繼續用他天才的奇妙作品鼓舞着他們底興趣——很少人知道他底痛苦的情形。

在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五一年間在他可怕的病中，海涅作了他末一部偉大的詩篇，「詩集」，單獨這一集分爲三卷，分別叫做「歷史」，「哀歌」和「希伯來諸曲」。第一卷包含了很大一部分性質最不相同的浪漫牧歌和詩，但卻都帶有作者獨有的天才底特徵；第二卷開篇是各種各樣的片斷，包括一些文學的諷刺，結尾是二十首具有那新鮮題目「拉撒路」的詩，包括，如某些人所說的，他作爲一個病人的印家底雜記。「希伯來諸曲」又分作三部，海涅定名爲「薩巴茲公主」，「Jehuda ben halevy」——一篇本身又分三部分的詩、和「論爭」。詩人底猶太人的遺傳和猶太人的因緣在這些諸曲裏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來，這裏邊最有趣的，也恐怕是「詩集」全集中最好的，是援引中世紀偉大的希伯來詩人，Jehuda ben halevy 底生活的一篇。有些批評家把這詩列爲海涅最好的作品之一。末篇，「論爭」，是用海涅最狂熱的格調寫的，並且看來彷彿是特意爲破壞前一篇所激起的快樂而寫的。在他底作

● Lazarus. . . 窮困者，癩病的乞食者。聖經說被基督用手摸過就好了。

品中沒有一篇他底擲揄精神比這更容易看得清楚的。「那是他心靈中底懷疑之神所曾經想像出的最服爾泰式的場面」。沒有人能讀了這首論辯詩而看不出海涅自己是怎樣地不注意任何已經接受的宗教形式——他公然信仰的基督教，或他所從生的猶太教。這詩是以海涅得意的筆法結束的，就是說，在最後一行裏加以意外的諧謔。

那題作「最後的詩」的詩集是三年之後寫的。那書名表示去死已經不遠了。但大家的手筆在這些詩裏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裏邊最有趣的也許是「奴隸船」吧，是一篇海涅筆下最有力的作品。一八五五年，他在「兩世界雜誌」上發表他「新春」底法譯本。而這時死就真地到來了。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七日，照哀啓上所寫的，亨利·海涅終於在馬提諾大街三號解脫他底痛苦了。參加他底葬禮的人數之少彷彿正說明了「他有很多的讚美者但很少的朋友」那個話是有幾分真實的。據記載當時到場的僅有的幾個知名之士，是米格耐特、戈提耶、仲馬。而這個人卻是被認為詩壇上歌德底繼承者，而他底詩歌早成了該國各地家喻戶曉的俗諺的啊！他底幽默直到最後都是沒離開他的。他死的前幾天海克特·白利渥慈去拜訪他，恰像一個討厭的德國教授，用他那索然寡味的